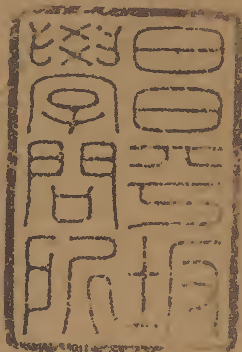


李忠簡公集

卷六至卷十



漢書門		一〇二八四	類
函	架	七五	冊

內閣文庫		一〇二八四	漢書
函	架	三二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10284
冊數	6	(	4)
函號	315	115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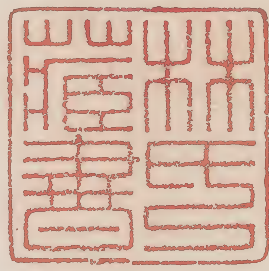
Kodak Gray Scale



Kodak, 2007 TM: Kodak







李忠簡公文溪集

卷之六 文庫

宋

嶺南文溪李昉英俊明著

宋

東莞門人李春叟子先輯

明

十四世孫際明樵懷重編

國朝

仁和後學杭世駿堇浦校

○奏議

端平丙申召除太博賜金奏劄

臣聞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亾善規國者惟觀諸此人主以其履之身措之天下質



之理蔽之心焉道侔盛際庶幾同符事襲衰季  
將至合轍考古驗今斷斷不易有天下者宜知  
所決擇也恭惟皇帝陛下資不世出志大有爲  
五三登閔一蹴可到然欲祈天永命而兩血告  
妖如晉承康識者有五胡之憂欲復恢境土而  
戎馬踐淮如宋元嘉江右凜荷擔之懼襄峴失  
而江陵孤三山潰而夔門危祖宗區宇將半陸  
沉億萬生靈重罹塗炭大勢日蹙通國懼亾自  
去冬以來然矣陛下自視今爲何時反觀行事

果皆通治之道否耶夫勢之安危反掌易置理  
之當否亙古不移陛下儻若慨然於興王之規  
模惕然於亾國之龜鑑必蚤夜以思凡是理所  
安人心所同者皆治之基也則如趨康莊不可  
趨趨而進凡壞常戾正拂衆狗已者皆亂之階  
也則如避陷穽惟恐跬誤其間聖賢明訓若揭  
科條設違其言罔不取敗臣謹昧死爲陛下陳  
之酣嗜峻雕未或不亡此謹身之戒也陛下嘗  
因明禋之天變而撤樂嘗以誕節之震雷而輟



宴蓋深自警省矣是或抑畏於遇災之時恐易  
怠忽於已私之累縵立望幸之衆易至移人天  
錫飲量之洪寧免過度作無益則玩物喪志營  
不急則宴安易懷錫賚之數無涯宮庭之費不  
會此冠布衣帛之時母曰貴爲天子不得一舉  
手足也此坐薪嘗膽之時母曰惟辟福威玉食  
也陛下儻念三陲之民轉徙無依必不忍適一  
已之安逸儻思多難之際日不暇給必不肯汨  
聖躬之清明媿脫簪之諫周室所以中興堅覆

觴之志晉元所以再造此豈甚高難行之事哉  
無法家拂士者國常亡此用人之戒也陛下選  
拔言官多采直聲或俾再入間由外擢其寄耳  
目也重矣而切於救國者疑其矯激忠於報上  
者謂其好名絕江而歸無復諭留之虛文與郡  
以出似非優待之美意何以獎犯顏之直氣已  
頓殊導諫之初心年來人物凋謝存者幾何正  
當愛護豈堪頓挫不容過闕致抱沒身之恨朝  
野悼嗟皆有殄瘁之憂守輔郡者人方喜其名



而成命竟寢贊幕府者衆皆惜其去而列疏未  
俞聖主本無厭薄忠良之心中外竊有疎忌賢  
者之惑陛下儻念國所以存僅此一脉必使臺  
諫得以盡其言儻思強本折衝在乎衆正必使  
莊士得以伸其氣衛多君子國未可量汲黯在  
朝淮南寢謀豈無益於人之國哉亂其紀綱乃  
底滅亾此守法之戒也陛下非不恪遵先朝之  
成憲而干請爲撓非不故使臣下之奉命而威  
令漸輕給舍繳建節之濫而終莫回大臣進除

擬之目而不盡用近習乘間而宮府非一體旁  
蹊捷出而政事或多門宸札叮嚀鬪虎未分制  
書符移束閣弗顧賞罰無章功罪奚別法制不  
立軍伍參驕朝廷之政本未清軍國之威權幾  
褻自昔陵夷鮮不由此無紀綱而周之祚微有  
憑藉而唐之命永可不監哉四維不張國乃滅  
亾此厲俗之戒也陛下欲洗濯士心而意向未  
明欲旌崇節義而風厲未至權臣孽息褒榮加  
渥羣儉雖斥簡記弗忘上之好惡或偏下之趨



向必異跡進退之義者不恤人言倒善類之戈者勇犯不韙挾敵自固欺誕無忌求得欲縱躁競愈滋平居習爲頑頓無恥之風臨難必無仗節死義之士國何利焉尙名節而東都之祚延賤名檢而典午之禍作可不懼哉閱興亾之大無出於四者安危之機當決於一心陛下以今之爲合古之法跡其所以致治監其所以召亂者取舍殊途瞭然而易見也我高宗皇帝間關六飛基圖萬載中興鴻業貽謀具存焦思先吾

身之詩放宮嬪損服御之詔諫官所言多寡置簿以考面對不及闕失降秩以懲大臣勒令內品責軍令狀而上爲改容親筆戒以軍法而外聞震恐諂諛之人不使廁身於班列振拔名節以起士氣之委靡宏規懿範最爲切近陛下有志中興能循高宗之治法則亦古之治法矣臣願陛下赫然發憤幡然改圖念祖宗土地不可尺寸與人厲披輿地圖之志毋使人有幾如是而不及郢之歎當如炎紹之初狄至必戰毋悠



文溪集 卷六 五  
悠歲月而自誤於不可信之和也大臣開誠布  
公鞠躬盡瘁屏常程之碎務以澄心靜慮移堂  
除於吏部而一意籌邊當如李綱以去就爭天  
下大計毋徒曰鎮之靜也士大夫當如宗澤所  
謂非臣子安居美食之時共攄主憂臣辱之忿  
各辦趨事赴功之心毋徒觀風景而感慨也邊  
臣當如劉錡所謂背城一戰於死中求生而併  
力拒敵毋徒靠撒花以爲緩圍之策也君臣上  
下共惜分陰共商緊着日課其事月計其功常

若勅敵之在前常若禍至之無日庶幾無秋高  
塵起之倉皇而取襄葺蜀固淮之規模立矣臣  
區區憂國之心不識忌諱陛下裁赦取進止  
公未奏劄子間上曰前此五羊之寇卿能繼  
城諭賊可見膽略公奏云疎遠小臣辱陛下  
簡記豈勝感激公奏第一劄讀至愧脫簪之  
諫周室所以中興上曰多事之時正當以中  
興爲法讀至贊幕府者人皆惜其去而列疏  
未俞上曰日來士大夫多尙虛名而無實用



公奏云名者衆之所推予也亦宜留之以慰物望與其使之在外不若使之在內讀至臨難必無仗節死義之士上曰士大夫全少氣節公奏云亦在上之激昂耳

嘉熙戊戌銜命勉諭崔相回朝奏劄

臣聞儲才宜預搜才宜博雖書生之常談實今日之急務也強敵挺禍浸淫累年去冬之變尤可痛心步騎纔二千而潼益不支哨馬或數百而淮郡已震碎我城邑糜我赤子其來莫拒其

去罔追非彼實強由我自弱國之無人甚矣臣嘗妄論洪水懷襄而伯禹能平之虎豹犀象而周公能驅之自古無不可爲之事荆尸後勁而敗於鄢陵鄭瞞長狄而敗於宋魯自古亦未有不可制之夷苟得天下之奇才斯能就天下之偉績田單一逃難者耳守區區卽墨而復齊七十餘城祖逖一司州主簿耳以千人廩募衆鑄兵而自河以南復爲晉土非天下之奇才孰能辦此陛下近命臣鞞兼制淮右布着已定機括



已回沿邊將士前日之勃鬱者今吐氣諸寨豪  
勇前日之怨怒者今屬心臣韓亦當以單逃之  
功名自期求副陛下專委之隆江淮重寄體統  
漸有所歸列障廣莫分任須令可託代郡邊吏  
或當科瓊翰孰可代先科其人洞開胷襟容納  
衆長以爲輔車之助此大闡責也廣設網羅收  
拾羣豪以備重弓之需此朝廷事也淹恤百里  
猶晦鳳棲低回治中未展驥足州縣豈無遺才  
草廬臥龍深識時務褐衣捫虱劇談方略山林

豈無遺才苟徒采取於目前不思蒐索於度外  
毋乃示人以狹乎臣願陛下明詔大臣於朝薦  
紳進人才之外申命諸路帥守監司各舉堪充  
沿邊任使者不拘限員明著其狀如先儒所謂  
某人能吏也嘗因某事以知其能之意博參公  
言精加考察或寘之殘破之地以觀其經理或  
處之風寒之衝以觀其禦防不以資格拘之不  
以繩束待之必有非常之才出建非常之功矣  
柳開以文士請兵果能制契丹之部落虞允文



以儒者視師卒能成采石之駿勳安知今無若人乎惟陛下與大臣圖之取進止

讀至非天下之奇才孰能辦此上曰天下事有人才便可爲近日更張帥閫卿亦知否公奏云陛下區處得宜切中事機讀奏劄畢上曰右相有來期否朕自更化之初簡在朕心儀圖共治渴欲一見公奏云臣崔與之還方一老辱陛下殊常之遇但高年久病而又道遠恐未能上副陛下延佇之意上曰聞其年

事雖高體力尙強可勉爲朕一出公奏云崔與之居家庭之間或可以勉強涉道路之遠恐難以驅馳上曰卿近得書否公奏云此月初旬得二月十六日書云云上曰可作書道朕切望之意勉其亟就道以共圖匡濟之功公奏云謹當作書諭以聖意

嘉熙己亥著作郎奏劄

臣聞天變狎至所以仁愛人君也人言交進所以忠愛人君也天惟不言故告戒寓於灾異臣



當盡言故論諫出於憂危均爲悟聖心之一機均欲扶國脉於一綫人主於此大惕懼而進德不已廣聽受而改過不吝則積憂啓聖一言興邦未可量也不然天人方愛助之厯在已無畏警之實則上下之望孤而莫之救矣若曰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此王安石所以誤先朝者在今日可不深戒哉恭惟皇帝陛下聰明生稟歷數躬膺聖學精微聖度恢廣將與盛帝顯王而比隆蓋非中才庸主之可及皇穹眷命久而

彌篤羣下歸戴誰忍負之陛下亟思所以仰承天意而俯愜人心可也然自往歲以來飛廉動威回祿扇焰雨雹流沴旱蝗爲妖怒濤浸逼於都城列緯數愆於舍次一警之不悟而咎證疊見焉屢譴之不悟而大變異出焉是仁愛之已極且轉而爲震怒矣畏天之威于時保之陛下所以應天者當何如哉敬天之圖未必見於躬行親禱降禮乃及期而遽飭醮祭之繁文若爲感通奇表之異教無乃瀆慢古人慮女謁之盛



而剪爪自責庇勳舊之罪而席藁南郊於嚴恭之際未始徇虛文也陛下非無應天之念也然災至而懼既久而忘能保此念之常堅否乎諫紙來上邇臣直前輪班敷陳投匭徑達上而規切於清躬下而枚列於缺政公論以爲是則衆論無異詞前日以不用去而來者亦不敢嘿是忠愛之所激雖批鱗有所不顧矣人之多言亦可畏也陛下所以聽言者當何如哉拔山去佞猶或疑其心違如羹之和尙或議其貌厚邊臣

輕視於朝廷言者凡幾而玩褻猶故宮掖不會於費用論者非一而節約未聞在昔御史條奏則宦寺亟歸於故郡一言感悟至謂高廟神靈使之於聽納之際未始留難也陛下非無聽言之明也然顧問雖詳施行實少能保此明之常新否乎夫天人之際本無二致人君之心當主一忱積此忱以消變推此忱以受言上下感通悉本乎是今天下之勢亟矣吾國正憂元氣之壞強敵尙稽授首之期兵弱財殫境蹙民散自



非陛下發一悔心以感動彼蒼奮一勇心以主張公議將恐天下見異而魯以衰仗馬俱瘖而唐以亂豈不大可懼哉臣願陛下克此悔而持之以敬不容一息之怠荒民天民也念轉壑之可憂職天職也毋旁蹊之捷出陟降常在於左右戒懼如對於覩聞以吾之心合天之心庶可以轉禍而福矣充此勇而行之以公不容一毫之私意言及缺失不憚於改行言及貴近毋過於回護以伸衆正之氣以杜羣枉之門卽一人

之心合千萬人之心庶可以易亂而治矣機括旣回精神立起一念之烈旋乾轉坤猶之窮冬千林搖落一氣纔復何物不春力量大則功效速天下尙烏有不可爲之事哉疎賤瞽言觸突睿聰惟陛下察而赦之

第二劄

臣聞邪正之用舍國家之安危繫焉於君子不可以過疑於小人不可以偏信蓋君子直道以行骯髒難近而臨大節不可奪者斯人也小人



詭遇求獲柔佞易親而誤天下國家者斯人也  
武帝不悅汲黯而黯能寢淮南之謀成帝雅厚  
張禹而禹竟稔西都之禍人主於用人之際可  
不鑒哉陛下無私如天地至明如日月臣下賢  
否如辨白黑可謂有知人之哲矣然於取舍不  
暇計也不然豈不容嘿之多後福何苦爲是強  
聒哉陛下可以察其心矣以得罪公論去以不  
愜物望去僅一二耳或援麟周章而穹班非據  
或城狐佞憑而美職如攜竊意陛下不過信其

無他腸耳信其無顯過耳彼之操心惟知貪冒  
於寵榮而已於人國無益也萬一利害怵乎其  
前安保其不易所守哉陛下亦可以察其心矣  
今正論稍伸正氣漸復政陰陽消長之機也臣  
願陛下公道宏開私意盡克收人望重朝廷以  
示聖德之廣大遠庸邪清班列以彰聖斷之剛  
明則衆賢協和同心同德共壯國脉共起治功  
尙何孤立之慮哉惟陛下留神



李忠簡公文溪集卷之六終

李忠簡公文溪集卷之七

宋 嶺南文溪李昉英俊明著

宋 東莞門人李春叟子先輯

明 十四世孫際明樵懷重編

國朝 仁和後學杭世駿堇浦校

奏議

淳祐丙午侍右郎官赴闕奏劄

臣猷猷五年退居庸陋聖恩不棄叨擢郎闈萬里一來豈爲榮進清光再望誓竭愚衷臣聞處



難爲之勢而有可爲之機此天下之所望也當  
改爲之時而無勇爲之力此識者之所憂也蓋  
機者矢之發而力者矢之至也一發而未數步  
焉安望其能中哉以英明之君值艱難之運幸  
而諸賢翕集世道挽回人孰不曰此傾否爲泰  
之候轉危爲安之兆也海內顛顛日望一日規  
模未立效驗良賒一劑起九陰之脉而邪氣尙  
蠱於膏肓一籌活將敗之棋而取勝未工於後  
着不升不降決於此舉緊切用力猶足扶持不

然則所謂難爲者終付之不可爲是聽其淪胥  
而已豈不大可懼哉恭惟皇帝陛下銳精欲治  
二十三年矣天災所警策而德日以進敵患所  
嬰拂而慮日以深閱天下之義理熟而見日以  
精克而上之盛帝顯王不勞方軌乃者發乾之  
剛奮夫之決斥逐負國之權姦屏棄朋私之醜  
類正路開闢化絃更張此一機也惜乎心術純  
白者天不憖遺阿匿取容者尸如克位以自顧  
年老子孫弱之心謀吾國以兩吏扶持之耄狀



而贊萬機模稜歲餘竟成何事陛下察其昏謬  
亟聽引去此又一機也

此段論范鍾

君明臣良

可謂千古之遇合而宏綱機要未見一二之設  
施夫以太子之少漆室婦人猶知隱憂陛下上  
繼列聖之炎圖親授寧王之大寶豈不欲隆萬  
世丕大之緒臣下進說今幾歷年前代明鑒援  
引略盡竊意陛下往來於心自不能以頃刻忘  
也小學內建茂淑宗英躬督課程日以為常閱  
之多則選必妙教之專則成必速而稱謂未聞

少異中外豈能無疑事體最重固難草草以易  
談而大本所在詎可悠悠而不決故凡聖意之  
所向當使外廷之與聞胡不謀之二三大臣胡  
不謀之老成從臣儻盡愜於衆情宜亟定於大  
計於以繫四方之屬望於以杜姦萌之窺覷何  
至遲遲之久而虛前星之次耶是陛下於正國  
本猶未勇也高宗皇帝曰朕懷此久矣卿言適  
契朕心非成憲乎

此段論建儲

杞鬼雖竄而德

宗念之不衰蓋不知其為姦邪也陛下大明當



天魑魍焉逃遺其親者必後其君苟患失之何所不至陛下亦既灼知其凶悖矣似聞捐金置局厚結貴近潛伺上意動息必知以一人之獨惡恐不能終勝左右之交譽以三數端人之牢拒亦安能盡絕餘黨之交通大抵小人之謀險而君子之術疎彼必多方以相誤因得求疵以藉口今出力爲陛下扞禦外邪者如提重兵對勅敵萬一裏言浸潤淵聽動搖是開門納寇也處騎虎之勢者何所置身乎臣子事君禍福奚

恤而宗社安危關係非輕胡不明正其罪詔告天下以安善類之心而委曲掩覆養癰護疽耶是陛下去奸臣未勇也蘇轍曰黨與互進氣勢一合豈惟臣等奈何不得亦恐朝廷難奈何矣非後戒乎此段論史嵩之王媪擁寶扇於斜封墨勅之時蓋由中宗之昏庸仇士良以毬獵悅天子使不觀書乃可以竊柄陛下清明在躬緝熙典學豈不知女子小人近之不遜會謂舊邸之使令殿省之灑掃得以容穴鼠之干請恣城



狐之憑依乎閔築鶴觀而土木之僭奢外設狡窟而踪跡之詭秘雖宸衷匪石婦口何施而勢焰熏灼趨者如市陛下不得而知也天下所少者忠臣義士耳老練宮人諒亦不乏又何必玩視人言而不勇於抑絕耶計臣莫塞其溪壑之欲而終代去鎖闥聲言其以挺之罪而不盡行雖威嚴若神斷無假借而朝夕褻近巧於逢迎日漸月漬恐有時而轉移矣履霜堅冰由來者漸烏可謂其未至於大肆而不勇於禁束耶慶

歷上東門之押出恐見其人祥符重入內高品之刑而一時忻慶可以爲法也

此段論吳知古

事無急於此者克此心之力而勇行之則其餘可次第舉矣厥今事會之來無涯而事力之窮靡底要必如創造之刻苦豈宜襲承平之故常留一弊袴專待有功韓昭侯猶能之獨不能擢裁宮掖之費以助戰士之賞乎匹馬毅往周行寇壘晉明帝猶能之獨不能振厲用武之志以作六軍之氣乎爲宰相者當自任棟梁之重毋



曰畏避形跡而徒勤細務爲執政者當助成推車之勢毋曰分聽任責而不相爲謀爲給諫者當各奮鸛逐之忠毋曰宣諭有旨而言不敢盡張浚曰人主一心合天何事不濟所謂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人主之心一爲嗜欲私溺所移則失其公理矣舉錯無有不當而遠人之服臣願陛下堅定力於上每事揆之公理以求合天心諸臣協忠力於下相與持之正道以共消厄運庶幾興起大勢漸至小康苟不強爲善而誘

曰時難豈不孤天下生靈之望耶狂慝小臣不識忌憚惟陛下裁赦

第二劄

臣竊觀今日邊用無藝而民力垂罄時艱未靖而人物晨星州縣凜焦熬之憂臨事興乏使之歎豈天地之藏有限而土產不足光岳之氣已分而奇才頓稀耶臣妄謂今日欲培養根本莫先於久麾節之任欲網羅英俊莫先於寬資格之拘雖書生常談而切實救時之策無以易此



輿圖非舊仕版日增循資序者皆可得一州一縣之寄執權衡者豈盡知孰臧孰否之真闕不多而求者紛如予不審而奪之亦亟或一歲而屢易或旬月而驟更新舊送迎動費累萬貪夫席捲甚至掃空民之膏血吮啜靡遺國之命脉緩急何恃可不亟思所以救其弊乎臣以爲宜從臺諫公舉廉能之士可以爲監司牧守者大臣攷其已試而納之夾袋有闕必以此選補焉治績顯著則稍進職名而仍使因仕歲月寢久

則擢寘班行以昭示獎勵數年之後庶幾在在稍有餘蓄民力少紓矣千人之羣必有拔乎千人者萬人之聚必有出乎萬人者謂天下果乏才是厚誣當世也欲共扶緩弱之勢宜大啓功名之門而今日之仕進者苦於遠次而觀光難困於舉削而通籍難壯盛之年駸尋而晚暮勁毅之氣銷蝕而巽柔幸而一遇焉而精神筋力已衰矣又有抱負奇偉而終身不遇者豈不甚可惜耶臣以爲宜令帥守監司各舉其屬之賢



文溪集 卷七  
且才者明著實跡勿循私情大臣叅之物論以  
取其尤異覈之都堂以觀其人品使條陳當世  
之務以覘其器識如果可采則稍出資格之外  
或委之邊面風寒之地或置之錢粟浩穰之場  
真才實能必有以自見他日膺隆委勝重負者  
於此乎出其有益於國家豈小哉高宗皇帝諭  
宰相擇監司郡守皆使成資以省送迎之費又  
嘗因臺臣言資格大拘有曰使有豪傑之士雖  
自布衣俊擢可也是皆中興之良規惟陛下與

二三大臣圖之取進止

上曰卿去國幾年奏云臣以嘉熙三年叨福  
建庾節以臺臣劾去上曰是彭方第一劄讀  
至猶足扶持上曰此全在大臣輔國讀至以  
兩吏扶持之耄狀而贊萬機上曰范鍾年老  
廢事亦多奏云范鍾老而且懦讀至以建小  
學茂淑宗英上曰朕於小學之教極留心讀  
至大本所在詎可悠悠而不決上曰其年尙  
未讀至胡不謀之二三大臣奏云此國家重



事須與大臣叅決不可使宦官女子干預上  
曰自是讀至捐金置局上曰果有置局之說  
否奏云臣聞之國人之言皆然陛下當先絕  
蹊逕使無以自通讀至以安善類之心上曰  
如何區處奏云如近日臣僚所謂或欲毀麻  
或欲勒令致仕皆可行上曰此則不可已與  
宮觀但不用之足矣奏云如此恐中外之心  
愈疑望陛下更作區處使聖意明白讀至氣  
焰薰灼趨者如市上曰朕未嘗容之干政不

知外間何以有此說奏云臣來自道途已聞  
人言籍籍若非陛下決意抑絕使內外明知  
之則人意愈見紛紛異日書之史冊亦爲聖  
德之累讀至履霜堅冰由來者漸奏云范曄  
作東漢宦官傳贊亦引大易履霜堅冰之戒  
蓋謂漢末宦官之禍因漢君不能防微以至  
於此上曰固當防微杜漸第二劄讀至貪夫  
席捲甚至掃空上曰貪吏未戢一至於此未  
見有廉吏者聞陳愷亦廉是否奏云聞其人



亦清約讀至數年之後在在皆有餘蓄奏云  
如方大琮在南海頗與士民相安百廢具舉  
而清苦自將故能積羨錢近四十萬緡治績  
爲諸鎮之冠其人又時望所歸者宜召用之  
以示激勸上曰如果有奇才當不拘資格聞  
廣中幹腹之傳如何奏云臣本欲作一劄敷  
陳此事然事關機密恐播傳於外上曰極是  
極是因奏云云上曰已令徐敏子去體探奏  
云此事須是純實可托者方可信若喜功生

事者徒知爲一身功名計又恐別生事說則  
不惟廣西受弊必欲通廣東之兵財而兩路  
俱受其弊矣上曰沿路來如何奏云沿途蚕  
麥皆熟雨暘時若更在陛下增修聖德使天  
意常順又問外間有何所聞奏云臣之所聞  
已盡見於奏劄中矣

淳祐丙午十月朔奏劄

臣聞人君之心必無愧於天人臣之心必無負  
於君蓋人君履大位有四海皆受之於天容一



念之私則爲有愧矣人臣享高爵飽厚祿皆受  
之於君容一念之私則爲有負矣厥今之大勢  
危急爲甚蜀碎而淮殘兵單而財竭楮輕如毛  
民流如鴻農扈麤登而星變累形哨騎倏退而  
戎情叵測此正一人敬德以祈天命之時此正  
羣臣盡瘁以報國恩之時可不各盡其道哉恭  
惟皇帝陛下睿資高明聖度軒豁日御經筵深  
研理要躬決機務熟知政體可謂不世出之英  
君矣然察之時機良可隱憂難靠人謀全望天

助猶所能感動何耶陛下試端坐而靜觀凡平  
日一念敬忽之殊而上天之應如響斯答隱顯  
無間其不可誣必道心主一而不制於人心陽  
明常存而不滓於陰濁成湯聲色不邇貨利不  
殖蓋恐人欲一勝則天理必微陛下神明之舍  
果皆對越而無愧否歟宇宙之大民物之衆所  
恃以立者公道也臺諫所以主國是委曲而宣  
諭則非所以養直氣名器所以待賢才輕褻於  
內降則非所以塞倖門黃門之依憑假托或未



能峻其防朱邸之非意干請或未能裁以正是  
皆牽於私情而未契乎蒼蒼者也臣願陛下舉  
動一事凜凜然常在帝之左右將見天心悔禍  
庶可以轉危爲安矣揆路爰立以其有宿望也  
政地延登以其久引恬也二臣之策孰不以協  
志併力共濟艱難之期然寬者畏縮而欠大事  
自決之力量狹者躁急而有互失不和之氣味  
周顛以無斷爲柔惡以猛隘爲剛惡蓋事未必  
可爲而強爲私也事到當爲而不爲亦私也胡

不弦韋其氣質之偏而乃矛盾於議論之異中  
持兩可者又復差池鼎足承君責望謂何貌厚  
而心不然言甘而情不孚是皆未免角立之私  
豈不孤陛下委寄之隆乎方巨姦傍睨要杜其  
來豈宜同室之操戈邊燧未消盍嚴其備烏可  
同舟而胡越猝有警急人各異議豈國家之利  
哉况不靖之徒交鬪其間嫌隙生於囁嚅躁激  
起於縱輿二三大臣不咸而國不競其負吾君  
又甚矣臣願陛下申諭大臣俾之去私見而徇



公家釋小嫌而就大事則扶顛持危庶乎其共濟昔高宗皇帝曰朕在宮中聲色未常經心只是靜坐內省求所以答天意者此可爲陛下法張浚趙鼎本相善如兄弟因二家賓客離散遂至失歡此可以爲大臣戒臣不勝惓惓取進止

李忠簡公文溪集卷之七終

李忠簡公文溪集卷之八

宋 嶺南文溪李昉英俊明著

宋 東莞門人李春叟子先輯

明 十四世孫際明樵懷重編

國朝 仁和後學杭世駿董浦校

奏議

除正言上殿奏疏

臣生遠迹孤學膚識狹陛下拔之疏散俾綴諫曹聖恩如天誓圖報塞臣拜觀國史范鎮擢知



文海集 卷八 一  
諫院卽上疏曰陛下置諫官者所以爲宗廟社稷計也爲諫官而不以宗廟社稷事陛下是不知諫官之任也拳拳之忠首以正國本爲言臣何人斯詎敢望鎮萬一於忠國愛君之職分則不敢不盡焉臣聞正天下之大本貴乎豫定天下之大計貴乎果三王家天下其初心豈專爲子孫地所以弭爭端於未萌杜厲階於未形而欲措斯世於久安耳副貳早建所以繫海內之望成謀堅凝所以釋人心之疑詎容一日稍緩

哉恭惟皇帝陛下誕膺寶歷光紹鴻圖惟天惟祖宗豈私於陛下將以垂統無窮爲萬世開太平者望陛下也春秋寢盛蒼震尙虛羣臣懇切交疏而力陳四方傾耳翹首而聳聽幾年於此矣陛下環視而未有定向遲回而不輕一發事大體重於謀始宜謹非常情所能測識也邇者謁饗宗廟駁霧劃開惟天之眷惟祖宗之靈默贊大計隨灑宸章選納猶子嘉名寵錫聖意丕昭朝野鼓舞神祇歡悅然雖有舉棋將定之喜



不能無羽翼未成之慮臣於此時叨被親擢事  
莫此爲大謹以三說上瀆聖聰惟陛下垂聽焉  
一曰正名文帝卽位初年有司遽以建太子爲  
請今不可謂早計矣歷觀往昔當璧而拜之觀  
惟神之所予有心無聊之歎惟人之所付是皆  
牽纏已私不克斷制陛下此一盛舉蔽自聖衷  
度越前古出於同氣天屬爲最親儲以繼體人  
道爲極順倘或猶豫能不動搖名號未正恐無  
以塞從旁之覬覦體統未一恐無以收衆望之

歸向謂宜亟正青蓋車之制佇開日重光之祥  
侍膳問安自此全天性之樂主器承祧足以衍  
國祚之長天下咸曰吾君有子矣則宗廟社稷  
之福也普安真王之封宰臣請以冠屬籍高宗  
皇帝曰可便爲皇子此陛下所當法也二曰保  
養保其身體列職周官養於掖庭有漢故事挺  
生岐嶷之質猶在髫稚之年必先葆固其天和  
庶可自貽於哲命昔人有嗜鮑之動戒有玉契  
之嚴惟所關所繫者不細故防微杜漸者至悉



文溪集 卷八 三  
出入起居寧衛防之過密饑飽寒暑必調適之  
得宜此天下之大器也豈止於櫝拱壁培桐梓  
之譬哉謂宜專屬禁闔之尊曲加撫摩之愛宮  
人之老成謹厚者左右彌縫之奇衰側媚之人  
不得與乎其間則宗廟社稷之福也高宗皇帝  
因大臣宮人可託否之間有曰若不先擇宮嬪  
可慮之事更多陛下所當法也三曰教道道之  
禮義周過其曆傳之刑名秦祚遽危蓋小成若  
天性習慣如自然古者有祿教有齒學莫不於

其初而漸漬入之是必妙選於師儒所當涵養  
其德性毋徒事章句之末技毋但拘講誦之常  
程俾善言正行日接於見聞非心邪念不萌於  
方寸則凡朝夕宴處之際無非薰陶淑迪之功  
又當擇臣之有物望者時視其德業之進因以  
爲內學之重他日恭敬溫文發達於性資孝友  
仁愛著聞於中外則宗廟社稷之福也陳俊卿  
每人必傳經啓沃且殫諷諫之益陛下必得若  
人而委之輔導可也厥今時艱未靖國勢未強



陰邪壽張於肘腋之間夷氣滋煽於邊庭之外  
消弭奸黨鎮壓羣疑全在此着臣願陛下上念  
祖宗付託之不輕下慰生靈俟望之甚切決意  
建置無墮因循億萬載無疆之休實根本乎此  
惟陛下留神取進止

論史丞相疏

臣末學陋聞誤蒙睿知擢聯翠幄獲執麟經日  
昨進講至魯隱公二年鄭人伐衛因考寤生之  
無主其惡根於城頴之寘毋以爲世之大不忠

皆大不孝者爲之夫子無其咎故誅奸臣於直  
筆陛下操必罰之柄昭懲惡之公儻不孝於親  
且將不利於國者幸免焉此豈聖人作經有望  
於後之明天子之意哉臣曩在嶺海間竦聆陛  
下雷發英斷山拔巨奸至於窮陬僻區之人莫  
不歡呼鼓舞日以俟謂之渡崖確之徙新也踰  
年而祗聞二三邪黨之貶羽翼雖剪元惡未除  
天下已共疑而切議矣臣今夏造朝首乞明正  
渠魁之罪聖意尚需遲而欠決容德天涵或以



其未終喪姑有待焉今服闋近在於旬日而官刑未舉於司敗人言籍籍通國皇惑臣而隱嘿言責謂何臣竊觀昔之所謂四凶者非如後世大奸劇惡之甚也投畀魍魅舜豈少恩蓋小人衷險哀狡乘間輒發一旦得志則君子必被其禍生民必罹其毒有不勝窮者操之已蹙盛古且然嵩之譎詐貪婪狠復殘忍罪浮於四凶前後白簡之所擢數皂囊之所鳴攻既詳且悉臣不敢更瀆天聽大抵其挾虜要君如秦檜其嫉賢妬能如李林甫其陰害忤已者如盧杞其藉權寵厚貲積如鄭注其與近習盤結如元載其穢行醜聲如楊國忠其匿喪不持服如李定其懷宰相不足爲之心如宗楚客人臣有一於此皆宜在誅絕之科况身兼衆惡乎去位家居日常齟齬握拳書空擊地憤憤然規復出以快報復私布駛傳於道路多設狡窟於京都賂貴近以覘伺人主之言動結浮士以刺探中朝之議論羣不逞爲之耳目爲之爪距者在在布滿也

賢妬能如李林甫其陰害忤已者如盧杞其藉權寵厚貲積如鄭注其與近習盤結如元載其穢行醜聲如楊國忠其匿喪不持服如李定其懷宰相不足爲之心如宗楚客人臣有一於此皆宜在誅絕之科况身兼衆惡乎去位家居日常齟齬握拳書空擊地憤憤然規復出以快報復私布駛傳於道路多設狡窟於京都賂貴近以覘伺人主之言動結浮士以刺探中朝之議論羣不逞爲之耳目爲之爪距者在在布滿也



鳴梟乘暗翬翬睨昏磨虎狼之牙噴蛇蝎之沫  
意欲何爲哉鄙夫患失無所不至萬一通神計  
行回天力到必將懲前日之輕失積邪心而動  
於惡無所不爲矣此天下之巨蠹潛伏而未發  
而曰此不復然灰耳可懼哉又况國本漸定正  
要保持堅決爲宗社計人望稍聚正要協比聯  
固爲世道計歲事少稔正要涵潤蘊息爲生民  
計小人之根未去宗社之危安世道之升降生  
民之休戚關焉利害曉然而未卽加罰或謂陛

下外示寬洪之恩意中寓羈縻之微權卒有緩  
急或堪倚仗又臣之所未論也蓋自陛下收攬  
大柄親決萬機以來區畫邊防亦未嘗失事機  
人才陛下之人才兵財陛下之兵財自有而用  
之若大臣降心相從商量恰好天下事豈難辦  
集彼小人者於謀身則周密於謀國則架漏已  
試明驗大略可觀矣臣側聞陛下有對越高廟  
神靈之詩有姦邪終擯斥之句則知定見不惑  
定力不移決不至來外邪以壞局面然化絃更



文溪集 卷八 七  
張亦既久矣而大綱領猶未正大機括猶未定  
此一事顛末未備恐無以垂汗青詔後世陛下  
亦嘗思及此乎章惇纔免父喪便提舉洞霄宮  
俄而得政遂嘯兇儔毒善類爲國厲階往轍可  
鑒臣愚欲望陛下俯從輿議獨運精剛亟煩宸  
札寢嵩之服闋與官觀之命仍削官爵遠竄荒  
裔使羣陰掃跡衆正伸氣於以安人心於以壽  
國脉天下幸甚取進止

貼黃論史丞相

臣昨論奏史嵩之姦惡罪狀皆國人之公言今  
既累日未蒙付出欲乞陛下決行宗社大計早  
賜區處恭俟睿斷

列奏史丞相疏

臣等各有疏論列史嵩之罪惡俯伏俟命未蒙  
報可遂具劄白之二三大臣冀其密勿開陳近  
聞陛下宣引宰執必有商榷在朝莫不懼躍聳  
聽竄責共驩之命又累日矣嵩之得罪宗社得  
罪綱常通國一辭謂宜誅絕而陛下遲回至今



罪名未正當明主可爲忠言之時而感動之難如此豈非臣等敷詞未能真切不足以開悟淵聽耶豈非二三大臣無非畏避不肯盡情以告陛下耶又豈非諸大臣國人皆曰之公論不足以勝阿諛之口耶臣等竊謂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諫而不止又敬不違乃職分當然謹不避鈇鑕聯合以請欲望陛下察臣等拳拳愚衷出於爲國早賜處分以前所奏付外施行儻臣等屢言不行而強顏憲地豈不上負陛下之親擢下負海內之責望乎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再論史丞相疏

臣聞蘇軾曰祖宗委任臺諫養其銳氣借之重權所以折姦臣之萌也姦謀未成猶當亟遏絕之旣滋蔓矣除惡本或不力焉豈祖宗設臺諫初意哉此臣所以早夜以思忘寢與食也臣昨疏列史嵩之奸狀將涉兼旬屢入催奏未聞制可聖意淵深外庭未孚始相顧而疑今相語以憂矣陛下二則曰保全大臣二則曰保全大臣



文溪集 卷八  
十一  
惡盈其貫顯灼昭白天地鬼神所不赦陛下獨  
委曲包容惟恐傷之聖度恢恢前古未有臣何  
敢不將順然事有害大禍深與吾國勢不並立  
者則寧有犯無隱求不負聖門之訓乃所以不  
負天子也夫君視臣如手足臣視君如腹心相  
須之義然也嵩之包藏禍心竊據相位不以事  
天事陛下而視國家如仇此凶人耳罪人耳復  
以大臣待之可乎自其漏我師期於是乎有京  
洛之敗假挾北使於是乎有邀索之辱導敵入

寇於是乎有淮甸之禍是爲賣國之賊臣席卷  
部內之帑藏囊括諸路之利源借國用匱乏之  
名鹺販貨易籠歸私室富且數倍於國是爲蠹  
國之盜臣給諫宰掾朋分雜布以障蔽人主之  
耳目以竊弄人主之威柄是爲擅國之強臣科  
抑太繁而民怨券給不均而兵怨扼遏摧沮之  
過甚而士大夫怨是爲誤國之姦臣抽移江上  
之軍入補周廬之額用意殊叵測向非陛下洞  
燭邪姦力拒不納且將爲害國之亂臣矣大臣



文溪集 卷八 十一  
以道事君者也嵩之凶悖姦詐陰險伎毒於臣  
道何有齊豹位司寇作而不義春秋書之曰盜  
嵩之尙得爲大臣乎孟子曰無君無父是禽獸  
也以若所爲尙不得齒於人類尙可以謂之大  
臣乎天下者祖宗之天下所以植億萬年本根  
者深且固而嵩之日尋斧斤焉雖肆諸兩觀未  
足以上慰祖宗在天之靈踰兩年而罪名未正  
陛下寧不動心於見宗廟之時乎陛下剛健中  
正與天同運儻以姑息爲至仁以不斷爲盛德

是有春而無秋有雨露而無霜雪雷霆非天之  
所以爲天也臣於嵩之無纖芥之怨發於忠憤  
不容但已苟利社稷一身之禍福所不暇計欲  
望陛下盡取前後臣下所言書疏參考其不道  
之本末亟賜睿旨併臣先所奏付外施行使天  
下臣民明知去邪之真意千載而下竦服鋤奸  
之偉斷臣退而瀆犯天威之誅死無所恨區區  
血忱惟陛下察之

理宗御筆



三溪集 卷八 十一  
昨史嵩之預乞掛冠今已從請可從所守本官  
職致仕已降官觀指揮更不施行

論帝屬貴臣不趨早朝奏劄

臣二十一日綴四叅官起居因俟候奏事竊觀  
帝屬之班稀疎爲甚赤墀步武殆類晨星退而  
詢問則知邇者常叅或祇一二人趨趨夫鳴玉  
曳組鵠列鷺行以進退朝廷之禮貌也冕旒端  
複威顏咫尺而着定在前尙多曠闕欲門庭之  
外事事整肅難矣陛下大昕而南面雖隆寒不

憚貴臣或連日不望清光理恐未安昔人有盛  
服假寐者有駐車待漏者夙興匪懈自是臣子  
分內事况清晨一覲而退他無職業儻復於此  
忽略豈一德尊天子之義乎輝輝覩明聖濟濟  
行俊賢唐人形容早朝之盛若此陛下正朝廷  
百官要以心爲本欲其平旦清明敬心油然而  
生非但貴其僕僕拜起以侈容貌采章之美也  
臣以爲其間真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者當察  
其情至於無他故而屢不至焉是則叅安成情



可不略加警策乎欲望陛下申儆有位使咸造  
在朝庶幾人心不玩主勢益尊所以肅朝儀而  
振朝綱亦非小節也

李忠簡公文溪集卷之八終

李忠簡公文溪集卷之九

宋 嶺南文溪李昉英俊明著

宋 東莞門人李春叟子先輯

明 十四世孫際明樵懷重編

國朝 仁和後學杭世駿董浦校

○奏議

淳祐丙午十二月正言奏劄

臣聞舜戒其臣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孔子論  
事君之道曰勿欺也而犯之人臣納君於道祗



當辨事之是非據理之可否必其美而後可以將順如其不善則不可以逢迎以責難爲恭以非道不陳爲敬若夫視指意而遷就覘辭色而轉移則是詭隨容說而非忠愛其君者也世之砥柱特立者常少桔槔俯仰者常多得喪交戰於其中操守易變於其外人主設或喜脂韋而疎骨鯁愛迎合而惡拂嬰是導之從諛也孰不俛然惟上意之所欲哉原其初心亦不過求以固位而已求以希寵而已遂至於誤人國家事

有天下者奈何忽安危之大計而遂邪臣之私情乎漢之禍成於張禹對成帝之一言唐之禍基於李勣對高宗之一語自欲保其家而忍於負國自欲存其身而忍於欺君此固佞臣之罪亦二君素不能容受謬諤固應有此也國朝兵不如漢富不如隋土地不如唐而鴻基駿業與天地竝恃有直言讜論以爲元氣耳有爲宰相而補綴裂奏以復進者有爲執政而爭事立庭下不去者手詔趣書讀語甚峻而八上章竟寢



其命者給舍也以彈疏之煩見厭而上前自訟  
求罷去者言官也手引上衣使復就坐決其事  
者員外郎也上不以犯顏逆耳爲好事事付之  
公論而私意不行下爭以披肝瀝膽爲忠事事  
決之正理而身計不恤一脉之壽以至于今陛  
下俯接臣隣威顏天霽樂聞剴切德量海涵人  
臣遭逢明主而不能致諸三五之登闕則爲有  
負然往往多逢迎而少正救工揣摩而畏觸突  
陰摸稜而欠直截以可爲忠言之時而猶若此

豈非陛下於忠佞之間好惡未明白歟臣妄謂  
今之世不患無文墨之士而患無氣節不患無  
議論之士而患無骨力不於平時獎勸招徠激  
昂砥礪而遇事責其奮不顧身何可得哉故論  
事無所避則臨大節而不可奪也依阿以求媚  
則臨難而苟免者也至於陽附正論內懷二心  
緩急又烏可保哉陛下靜觀而密察則無不洞  
見其衷蘊矣昔汲黯有內多欲而外施仁義之  
語武帝殆不能堪而不冠不見最爲嚴憚且期



以古社稷臣之事觀人如武帝庶乎其真矣  
臣願陛下於柔佞者疎之絕之忠直者親之信  
之得如黯數十輩布之朝廷爲吾國之倚仗他  
時宗社終必賴之區區愚忠惟陛下留神

論陳樞密疏

臣聞罪莫大於背國惡莫大於庇奸兩地之重  
職爲大臣一言之發關係不細倘或立異論以  
沮大計懷私意以昧公非羣情爲之動搖衆口  
從而噂沓良由心術頗僻識見猥庸用過其分

不覺呈露事既關於宗社責難追於簡書臣切  
見通議大夫叅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陳韡  
自負膽略亦銳功名江閩討寇雖屢書勞妄殺  
平民頗多枉濫後來調兵過江之輕舉遂至匹  
馬隻輪之不返志廣才疎前功俱廢且莫當於  
一面尙可望其遠猷陛下念其久閑擢之近輔  
勉思所以上答主恩下副人望可也理財專局  
略無設施褊性狠態時復妄發此猶未足深責  
也國本始定神人所同喜韡獨出語不遜識者



駭愕奸相負罪神人所同怒韡猶盛稱其孝識者忿之陛下決天下之大計去天下之巨蠹斷自聖心超越前古身為執政不能從容密贊乃持論悖謬如此心事可知矣夫沮抑普安之事非秦檜之姦不敢為而營救蔡確者雖以范純仁王存之賢不免黜罰臣採之公論皆謂韡之叨塵已極矧其猜忮嗜殺使自得恣流毒必廣斥去為宜臣舊嘗為之屬不敢以私情廢公法欲望陛下察其非忠退之以禮職名藩寄華其暮途爰示寬恩之曲全式彰清議之不貸使臣子各厲忠純之節天下明知是非之公實世道之幸取進止

嘗閱近世言行錄載知院陳公韡行狀一段云先公侍郎任汀州推官激軍變陳公時為招捕使嘗欲劾之後居言路遂劾陳公以報怨噫有是哉世所謂行狀皆各家子弟自為之辭非信史所載不足證也先公侍郎初筮汀推不過一寮屬耳郡政不在手何以激變



此乃郡守陳公孝嚴實激之爲叛卒所執辱  
幾殞厥軀先公挺身爲之排難公論在人不可  
誣也使激變果出公手招捕公縱不見劾  
郡守豈容不聞於朝以自白此理甚明觀其  
詞曰嘗欲劾之而不果如是則當德之不暇  
又何怨之云且臺諫爲天子耳目官朝廷選  
擢委寄非輕所言皆社稷大計若區區爲報  
私憾之地小丈夫尙恥爲之先公大節表表  
而肯爲是耶况先公之於陳公本無纖芥之

憾行狀所云欲之一字特曲爲之詞耳旣無  
是理必無是事私門紀述姑以文過豈可使  
先公受誣於地下而千萬世之人受欺於曲  
筆故不得不爲辯正

孫際明識

論趙京尹疏

臣聞國朝舊制不以宗室居宰輔以其有逼近  
之嫌也其爲慮遠矣畿府號衆大之區委寄隆  
重有利權有兵柄有狡黠健悍之徒爲之分布  
奔走是雖非宰輔之位而權力過之縱使處是



職者果宗賢且難从任蓋積威積惠之深人心  
所重在彼非國家之便也今有帥雄繁之地涉  
嫌疑之跡而頑然不知引退者衆情皇惑人言  
權故事優畀職名遣鎮外服不惟國本安固可  
以一人之心趨向乃所以福與憲於安全之地  
亦親親之仁也小臣不識忌諱罪當萬死惟陛  
下赦之取進止

繳奏劄子

臣一介孤遠誤蒙睿簡擢之諫職非由大臣薦  
進舉朝共知臣朝夕自厲惟知報君父惟知衛  
社稷惟知利國家一身禍福且不暇恤雖聖諭  
亦不敢阿順詎肯俛受他人風旨哉臣今早上  
殿讀第一劄將畢陛下問臣次劄所論何人臣  
以陳韓趙與憲對天語再三止之令不須展讀  
臣辯說移時聖意堅執倍力亦不許納奏劄祇  
得跼蹐而退緣臣所言二臣皆於國本有關既  
切宗社皆是國人之公論臣所職者言若置之  
不聞而摭撫瑣碎以塞諫紙則物議交責臣何



顏立於風憲之地乎謹不避誅殛連元本繳進  
欲望聖意察臣愚衷祗是爲國非出於曾臆之  
私特垂省覽亟賜付外施行仍乞睿旨放臣歸  
田里實荷聖恩保全之賜

寶祐甲寅宗正卿上殿奏劄

臣聞人主之心必有大警悟則天下之勢不患  
其岌岌然甚矣東南輿圖寢非全壁之舊吾國  
事力何異垂罄之虛外侮內攻之多虞百孔千  
瘡之畢露如居敗屋東撐西拄於疾風苦雨之

中如駕漏船左支右吾於汪洋驚濤之上此非  
出一奇所能振起亦非變一法所能維持也治  
亂存亡之基全在人主之心此心雖微而萬世  
基業四海生靈關繫甚大出理則入慾去私則  
進公上而爲三代之隆此心也降而爲陳隋之  
季亦此心也自古艱危之世豈無可以挽回之  
機括其君迷而不復迄無幡然改易之良圖遂  
致圯壞竟難收拾迺若穆王荒於馳騫王業幾  
殆然一聞祈招之詩其心止焉而周鼎重矣武



帝毒於征伐海內已虛然一下輪臺之詔厥心  
悔焉而漢祚復矣一念之勇不俟終日力量之  
決坤轉乾旋穆王猶得享國百餘年武帝且不  
失爲七制之賢而况不爲二君者乎恭惟陛下  
天錫勇智度越古先日就緝熙獨得道要昔人  
主之退君子也有棄置終身者陛下洞察其忠  
則不旋踵而收用昔人主之惑小人有專任而  
不疑者陛下既知其姦則或斥或貶略無留難  
明習久而利害周知密察精而是非立決和顏

樂受於苦言每事悉從於羣議此天下臣民所  
共贊詠以爲不世出之主也臨政願治餘三十  
年宜盛而有衰之形宜治而有亂之兆災謫頻  
仍帝怒未息流離愁恨民情寢睽犬羊窟穴敢  
據戶庭之間鯨鯢出沒近在股肱之郡楮不行  
而錢幣竭物踊貴而兵民貧事事駕漏色色窮  
空症候轉危景象愈蹙陛下深居九重雖聞知  
而未必盡知也人情隔於耳目之所不及者易  
踈而日親於左右者易入陛下固勤勞於時艱



而有可娛之具陳於前則有時而縱固焦勞於外懼而無可駭之言接於聽則有時而忘陛下揆之心前乎幾嘗悔艾而復懈幾嘗憤發而復沮人欲終能勝天理陰濁終能勝陽明所以爲此之累者必有由矣故言湯之美者首曰不邇聲色不殖貨利而繼之曰改過不吝湯自責之辭曰女謁盛歟苞苴行歟湯曷嘗有是而惕然恐其有此其所以爲聖也西邸厚藏瓊林充積竟成何用祗爲亂階孟軻謂國之危由交征利

臧孫達謂官之敗由寵賂章其言至此遂驗可爲後世戒臣去國八年重違闕下意謂陛下學力益深義理益熟聖德日躋弊事日除而籍籍塗巷之切議彰彰封疏之敷陳迺無異於疇昔殆有甚焉此臣之所甚駭也陛下非不知普天率土皆吾藏富之所區區外物於清躬何補而認爲已有哉如聞北司竊弄藉勢招權掖庭嬖昵憑寵干請倖門四闢賄徑多蹊前者得而後者慕名藩巨鎮視如探囊好官美職爭欲染指



無恥之頑因應瀾倒嘗自愛者亦復效尤豈所以杜羣枉厲四維乎雀鼠之訟亦徹宸聽蟣虱之吏上煩聖決至於修內司之獻助取浙東西之上腴所過需求見謂騷擾不幾於下行有司之事與民爭利乎文昌八座執政之儲也以處恩澤侯之瑣庸卿監郎闈侍從之選也半是王家之子弟外焉郡國之麾節類多戚屬之膏梁政事既非其素閑民物何從而得所進有德以尊朝廷選良吏以安田里其庶乎夫私情勝而

後女謁行私愛牽而後恩意褻一私膠固始猶根蟠旦旦行之明知其非而安之以爲常事人人言之明知其是而玩之以爲常談內降多而視中書爲奉行文書之官節貼宣諭多而待臺諫爲奉承風旨之地世當承平猶不宜有今何如時私意感召乖戾應之爲夷狄爲雨淫爲潮決極而爲開元末年宮中之怪識者隱憂焉陛下不於此時大警省大懲劔亟思所以轉移之而待何時乎不使馮野王爲顯官恐人議其私



後宮親屬漢元帝猶能之邵光超以中使受繚  
而被罪其徒悉棄所獲於山谷唐德宗猶能之  
詔以別貯錢物以所占陂田歸之有司唐文宗  
猶能之數君皆庸主也曾何足道陛下聰明神  
聖可以爲堯舜而不能勇於爲善豈不甚可惜  
哉歐陽修曰枉費財物利悉歸衆中外譏議則  
陛下自受朱熹曰有私用而後有私人有私人  
而後有私財二臣之言明達的切似爲今日發  
臣願陛下思祖宗付託之不輕念國勢阡危之  
已極克已如勝敵室慾如防川戒謹恐懼無一  
息之間斷精粹純白無一毫之瑕疵痛懲前失  
猛剗宿弊如人之久病力救幸而有瘳多方防  
其復作陛下悔過之心旣堅上天悔禍之心必  
速則外患潛消天下事可以漸就吾之條理矣  
不然君臣不悛以樂玩憂將有如唐晉季世之  
歎可不懼哉臣又謂正心以正朝廷百官者在  
人主而格君心之非則大臣責也故都兪而有  
吁咈焉將順而有正救焉縱未能使人主嚴憚



正之於念慮未萌之先亦當與人主相可否審之於命令將出之頃酌以道義參以人言從容啓沃必求其是庶幾上可以感動淵衷下可以愜服羣望倘遵奉之惟謹而規正之不聞國何賴焉或告唐憲宗曰德宗自任聖智不信宰相而信他人使奸臣乘間弄威福憲宗曰朕幼在德宗左右見事於得失當時宰相未有再三執奏者皆懷利偷安卿輩亦宜用此爲戒當力諫不已勿畏朕譴怒而遽止此又陛下所當責之

大臣者也臣拳拳憂國之忠不敢少隱惟陛下留神

乞罷幸西太乙劄子 闕全文

其略曰方四郊多壘此正臥薪嘗膽時湖山在日日涉游觀道路頗遙駕還必暮意料之外事非一端

乞行御史洪天錫劾闍寺之言疏 闕全文

其略曰今歲以來天變頻仍正當修人事以應之倘人事又變是以變弭變天怒何從而釋耶



臺臣非他官比今以劾寺璫而去紀綱紊矣是非易置去留倒施人事之變孰大於此

疏入不報

再疏乞與洪天錫俱貶

闕全文

其略曰邇來北司專恣日甚一日他人不敢言察臣天錫獨言之俄而解言職以去中外莫不駭愕始天錫登朝臣實薦之如不行其言乞俱貶

公遂與御史俱出國門

李忠簡公文溪集卷之九終

李忠簡公文溪集卷之十

宋 嶺南文溪李昉英俊明著

宋 東莞門人李春叟子先輯

明 十四世孫際明樵懷重編

國朝 仁和後學杭世駿董浦校

○書

上鄭丞相書

戊申九月乞免知贛州

昉英楷題既襍不敢瑣碎儀式恐貽溷瀆之譴首乞鈞照昉英疎遠之踪狂迂之性不識事體



沙斥固宜自歸三逕杜門掃軌誦習故書求以  
克去氣質之偏獲道謫徙已爲萬幸安敢作榮  
進夢忽叨誤渥予郡起家聖天子乾坤同量不  
棄螻蟻之微廟堂包荒不遺葑菲之賤得之如  
驚感深以愧自合奔走奉職少見寸尺以贖往  
愆實緣一春行役衝雨濕感風邪百疾交攻精  
力全衰偷安泉石間尙可以徐徐療治倘冒焉  
當繁劇之任必至敗缺不惟身計之誤而誤國  
之罪大矣心之精微盡在免牘謹錄副申呈五

羊去天四千里駛輩一往返動是三閱月而虎  
城重地宜亟選長才所以不避誅殛繳回省劄  
者蓋欲一辭而遂所請非特爲身計實爲公爾  
計也欲望鈞慈爲之密啓於冕旒之前庶幾小  
臣真切之悃獲徹崇高之聽收回成命畀以叢  
祠使進退稍安不得罪於物議其榮過於二千  
石多矣此身未填溝壑他日尙能蹈刀鋸鼎鑊  
以報國恩干冒鈞嚴不勝戰惕之至

與秘書徐霖劄子

戊申



某去臘束檐出六和塔朝士送者才四執事其一也相與促膝攢眉語至暮而後出別後忽十閱月懷賢耿耿一食息不能忘也四千里跋涉春晏方抵弊廬杜門掃軌一字不敢出門故於畏友亦一例似疎絕邇者聳聞大聲疾呼之疏上拂衣徑歸天子灑翰大臣聯札清班追挽竟不能回天馬之馳向來首搖冰山已立羅浮四千丈之上此舉前無古人又在祝融峯九千丈之巔矣卓乎高哉不可跂而及也已敬歎敬歎

某婆娑三逕熟復故書麤得靜味忽誤渥予郡起家乃與重名同一除書厠穢形於玉側頗覺羞愧聖天子天地其量超軼古昔恩寵殊常本不敢控辭私念平日受教菊坡公講明出處最不草草深懼得罪清議爲先師辱故以真實之悃寫之免章切度公朝必見察可以遂所請凡可以開發者幸不鄙相去三千餘里無從握手傾倒倚風惘惘乞爲偉器自愛不宣

與廣帥徐意一薦僧祖中書



某數年不到羅浮夢寐見之近招寶積僧祖中  
來出餅中卓錫泉烹石樓新茗共談山中事清  
風忽起坐間飄飄然如行飛雲頂也某歲在甲  
辰兩遊羅浮至必往旬日山廣大深遠不可窮  
而山中人絕少道人則有王寧素年八十餘碧  
瞳炯然照人頭陀則有祖演年高過之髮色如  
黃金僧可語者僅僅斯人耳此大夢德因之子  
而克肖也將辭歸中閣必欲識意一而後去  
渠無他求必有異乎人之求者風雨如許政齋  
閣焚香靜坐時試延之前使呈露所蘊必不能  
謾具眼得聞侍郎一聲歸山林作話柄竊度其  
所求不過如此而已進之退之惟所以命

與廣權帥邱迪嘉治盜書

某晦藏林谷不敢與聞戶外事每荷龐漢陽先  
候之厯且懼杜周甫寒蟬之誚有聞而不以告  
終愧於心民吾同胞也况父母之邦之民乎方  
此上下疑懼之時某儻以利害不切已而不知  
恤桑梓之人交責以義無以自立於父母之邦



矣夫治盜固貴於嚴尤貴於審惟非盜或遭橫  
戮而真盜未必能獲此賊盜所以滋多也前乎  
嘗聞途人之言曰某人以姓名同而捕某人以  
盜賊之親屬而捕幾人善良也亦皆捕未幾則  
某人變矣某人梟矣某人截手足而死矣心甚  
悼之而悔不先以此聞徹足下伯仁由我而死  
之念至今不忘日來所聞又有甚焉蓋官司捉  
賊不容不倚辦於隅總而爲隅總者類皆小人  
不識道理但知憑威勢爲姦利安知人命之爲

重往往半公半私以快其所欲或宿怨之未償  
或厚需之未厭或黨與之所仇陰嗾使之甚其  
誣捏送於官彼覬厚賞者利於俘數之多略不  
分別躬自訊鞫窮極慘酷誰不承伏雖分麗諸  
獄然羣有司非卓然自立者未有不承望風旨  
自爲身謀何敢可否於其間足下以疾惡之心  
視已成之牘則皆死有餘罪有非其實情足下  
烏得而知之利歸於小人謗歸於足下使足下  
知之必不肯輕於筆矣自清遠兇徒日就擒獲



則足下之功亦偉矣必不藉此區區數輩以張  
功狀非通徭而爲通徭非賊而誣以賊豈足下  
之本心哉今士竊議於途什什伍伍輦蹙私語  
而某於朔旦固嘗面言其略旣而聞用事者有  
遂非之意恐足下竟爲儉巧轉移草菅斯民虧  
足下之盛德某連日思之食不下咽寢不安席  
私念此身非僥倖一官家在城市安保此禍之  
不及也惟視人猶已之心噤不一語安乎故盛  
服焚香籲天而布此札稍有一毫私心天地鬼

神其誅殛之惟足下是非之間審之又審謹之  
又謹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使平民免於屠戮  
于門之陰德豈易涯邪某狂妄之言至此極矣  
不敢復有言矣若足下不以爲然而不加之意  
則是邦之民遭此厄會某抑末如之何也已惓  
惓愛助之心惟足下其察之

○狀

辭免知贛州狀

照對某淳祐七年十二月初九日準當年十一



月空日尙書省劄子備據某狀辭免繳回差知  
贛州省劄十一月三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并  
元省劄付某者殊渥仍頒微躬無措某切謂榮  
寵迺人情之同欲威令宜臣子之欽承矧閑廢  
而得州合馳驅而徇國伏念某最涼其分不競  
於才咸謂之迂非剗裁之敏手而有斯病由憂  
懼之熏心字對眼以如遮事轉頭而隨忘曾是  
可當於劇任冒然繳納於除書雖不加以方命  
之誅猶例待以具文之遜量已莫禪於世用籲

天更積於衷忱控告廟堂奏徹旒冕憫此柳蒲  
之脆質許其香火於真祠二千石起家之除不  
爲棄物一再偃循墻之避庶附全人所有省劄  
二道寄留廣州軍資庫未敢祇受須至申聞者

辭免除福建提刑狀

照會某淳祐八年正月二十二日準淳祐七年  
十二月二日三省同奉聖旨李某依舊直秘閣  
除福建提刑劄付某者異恩沓至小已若驚伏  
念某起自單寒最爲綿薄樗櫟散材之無用豈



適時宜草茅習氣之未除易與物忤內徒汙於  
班綴外何有於民庸僥榮頗越於分涯未老已  
成於衰証怔忡多忘視聽難真一障承流尙慮  
駑疲之弗稱列城折獄自憐麗技以奚堪敢貪  
斧繡之榮懷有針氈之懼莫禪國事徒速官刑  
仰祈宰路之奏陳特畀洞庭之閑散倘必待其  
曠敗而後加汰斥孰若察其真切而早賜存全  
退處山林庶可療采薪之病稍遲歲月不敢辭  
蹈刃之難所有省劄寄留廣州軍資庫未敢祇  
受須至申聞者

請諡李韶方大琮狀

昂英竊惟端平更化當時言官皆上親擢修名  
直節翕然可稱今其存者悉已顯庸其歿者悉  
已節惠獨有內翰端明殿學士李公韶右史寶  
謨閣學士方公大琮節行立於朝功德著於民  
乃聲實彰著人所共知者且其官品皆應命諡  
而旣歿數年易名未舉非闕典歟昂英待罪奉  
常不敢自嘿竊見李公韶自爲太學博士已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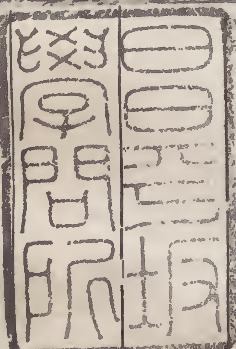
文溪集 卷十  
直聲方公大琮早登高科服勞州縣三十餘載  
耻及權門人知二公卓然有立迨蒙拔擢感激  
思奮聲猷相繼至今若存李公韶爲臺諫侍從  
爲詞臣出入數十年間彈擊姦孽呵斥近侍明  
辨和戎之非乞正首兵之罪權姦挾君柄國則  
援春秋世卿之法以攻之權姦服除予祠則帥  
從官合詞以奪之其辭召命率是經年其居要  
塗無非去日其知道州則葺元公故居錄子孫  
於學提泉舶則盡卻兼司非額之宿例治臨漳

則極言遣使秤楮之弊端其清名勁節終始不  
衰方公大琮居言路侍右螭兼詞掖不一二年  
首疏明綱常再疏正君心斥舊璫之蠱媚抑後  
宮之濫恩建明國本則乞立內學以重教養愛  
惜時望則力與給舍爭辯是非奴才守邊者禡  
之重名器也揣摩得官者革之息邪說也其將  
漕福建舉行荒政賑糶有方寬弛鹽征與民均  
利移帥嶺隅首尾五載潔白自持恩威並著訂  
正釋奠禮則取淳熙新儀按其服器而一新之



文溪集 卷十 九  
舉行鄉飲酒禮則沿中興舊典本之以儀禮而  
屢講之買田入濂溪書堂節用創備安四庫增  
補軍額而盜賊不敢犯境禁買南物而蕃賈至  
爲立祠其英聲茂實內外如一嘗觀狀李公之  
行者曰忠厚純實平粹簡淡於人物無臧否而  
遇事敢言無所避忌而狀方公之行者亦曰謙  
和冲澹奉已約薄閒居不見喜怒之色至其立  
殿陛爭是非凜不可犯始李公在臺端劾內侍  
女冠方公以言官請故相罪兩疏同時聞者聳

動謂仁者之勇會明禋免相李公除權工部侍  
郎方公亦除起居舍人是其制行同志尙同出  
處進退皆同而其未及盡用也亦同昂英每念  
人才難得晚節難保若二公者生爲名臣歿爲  
全人稽之典禮宜得美諡以明公朝勸善之意  
是用轉聞於上



李忠簡公文溪集卷之十終







